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三回 返故鄉宛轉依慈母 圓好事嬌嗔試玉郎

這回書表得是安老爺攜了家眷同著張老夫妻兩個，護著何玉鳳姑娘，扶了他母親何太太的靈柩，由水路進京，重歸故里。船靠通州，指日就要到家了。這部《兒女英雄傳》的書演到這個場中，後文便是弓硯雙圓的張本，是書裡一個大節目，俗說就叫作「書心兒」。從來說的好：「說話不明，猶如昏鏡。」說書的一張口本就難交代兩家話，何況還要供給著聽書的許多只耳朵聽呢！再加聽書的有個先來後到，便讓先來的諸位聽個從頭至尾，各人有各人的穿衣吃飯正經營生，難道也照燕北閒人這等睡裡夢裡吃著自己的清水老米飯，去管安家這些有要沒緊的閒事不成？如今要不把這段節目交代明白，這書聽著可就沒甚麼大意味了。

要講這段書的節目，在安老爺當日，原因為十三妹在黑風崗能仁古剎救了公子的性命，全了張金鳳的貞節，走馬聯姻，立刻就將張金鳳許配公子，又解囊贈金，借弓退寇，受他許多恩情，正在一心感恩圖報，卻被這姑娘一個十三妹的假姓名、一個雲端裡的假住處一繞，急切裡再料不到這姑娘便是自己逢人便問、到處留心、不知下落、無處找尋的那個累代世交賢姪女何玉鳳。及至聽了他這十三妹的名字，又看了公子抄下的他那首詞兒，從這上頭摹擬出來，算定了這十三妹定是何玉鳳無疑。既得著了他的下落，便脫去那領朝衫，辭官不作，前去尋訪。及至訪到青雲山，也不是容易；才因褚大娘子見著鄧九公，籠絡住了鄧九公，又不是容易；才因鄧九公見著十三妹，感化動了十三妹。「天道好還」，也算保全了他一條身子，救了他一條性命。在安老爺的初意，也只打算把他伴回故鄉，替他葬了父母，給他尋個人家，也算報過他來了，絕絕乎不曾想到公子的姻緣上。不想在褚家莊合鄧、褚父女兩個筆談的那一天，話已說結，恰恰的公子同褚一官出去走了一走的這個當兒，褚大娘子忽然的心事上眉頭，悄悄的向安老爺合他父親說了「何不如如此如此」的那句話，那句話便是要把何玉鳳也照張金鳳的樣子，合安龍媒聯成一牀三好的一段良緣。當下鄧九公聽了，先就拍案叫絕，立刻便想拿說媒的那把蒲扇。倒是安老爺不肯。這安老爺不肯的原故，一來，為姑娘孝服在身；二來，想著這番連環計原是衛顧姑娘的一片公心，假如一朝計成，倒把人家誑來作了自己的兒子媳婦，這不全是一團私意了嗎？再說，看那姑娘的見識心胸，大概也未必肯吃這注，倘然因小失大，轉為不妙。又不好卻鄧家父女的美意，所以攔住鄧九公說：「且從緩商」。

及至第二日見著十三妹，費盡三毛七孔，萬語千言，更不是容易。一樁樁一件件，都把他說答應了，他這才說出他那回京葬親之後便要身入空門的「約法三章」來，彼時老爺生怕打攪了事，便順著他的性兒，合他滴水為誓。話雖如此說，假如果然始終順著他的性兒，說到那裡應到那裡，那就只好由著他當姑子去罷！豈不成了整本的《孽海記》、《玉簪記》？是算叫他合趙色空湊對兒去，還是合陳妙常比個上下高低呢？那怎麼是安水心先生作出來的勾當！何況這位姑娘守身若玉，勵志如冰，便說身入空門，又那裡給他找榮國府送進龍翠庵，讓他作「檻外人」去呢？還是從此就撒手不管，由他作個山上的姑子背土坯去罷？因此安老爺早打定了一個主意，無論拚著自己淘乾心血，講破唇皮，總要把這姑娘成全到安富尊榮，稱心如意，才算這樁事作得不落虎頭蛇尾。

無奈想了想，這相女配夫也不算件容易事。就自己眼底下見過的這班時派人裡頭，不是納袴公子，便是輕薄少年，更加姑娘那等天生的衝性兒，萬一到個不知根底的人家，不是公婆不容，便是夫妻不睦，誰又能照我老夫妻這等體諒他？豈不誤了他的終身大事！左思右想，倒莫如依了褚大娘子的主意，竟照著何玉鳳給張金鳳牽絲的那幅「人間沒兩」的新奇畫本，就借張金鳳給何玉鳳作稿子，合成一段「鼎足而三」的美滿姻緣，叫他姐妹二人學個娥皇、女英的故事，倒也於事兩全，於理無礙，於情亦合。因此上，在鄧家莊住的先那幾天，背了眾人，把這話告訴了安太太，安太太聽了自是歡喜。老夫妻兩個便密密的求了鄧家父女，說：「等回京之後，看了光景，得個機會，商量出個道理來，如果事可望成，再勞大媒完成這樁好事。」這句話，卻因張金鳳還是個新媳婦，又慮到恐他合公子閨房私語，一時泄露了這個機關，老夫妻兩個且都不合張金鳳提起。

那知張姑娘自從遇著何玉鳳那日，就早存了個「好花鬢是並頭開」的主意。所以古寺談心，才有向何玉鳳那一問；秋林送別，才有催何玉鳳那一走。及至見了褚大娘子，又是一對玲瓏剔透的新媳婦到了一處，才貌恰正相等，心性自然相投，褚大娘子便背了安老爺、安太太並他父親，把這話盡情的告訴了張金鳳。在褚大娘子，也不過是要作成何玉鳳的一片深心，那知正恰恰的合了張金鳳的主意，所以他兩個才有借弓留硯的那番啞謎兒。安老爺、安太太倒不曾留心到此。及至上了路，張金鳳因見公婆不曾提起，自己便也不敢先提。

通算起來，這樁事只有安老夫妻、鄧家父女合張金鳳五個人心裡明白，卻又是各人明白各人的。其餘那些僕婦丫鬟以至張老兩口兒，一概不知影響。至於安公子，只知把位何小姐敬的如海南龍女，但有感恩報德的虔心；何小姐又把安公子看得似門外蕭郎。略無借玉憐香的私意。其實這二位都算叫人家裝在鼓裡了！

及至何玉鳳見安老爺、安太太命公子穿孝扶靈，心中卻有老大的過不去，才把張冰冷的面孔放和了些，把條鐵硬的腸子回暖了些。安老爺看了，倒也暗中放心，覺得這段姻緣像有一兩分拿手。夢也夢不到了德州，姑娘因作了那等一個夢，這一提魂兒，又把他那斬鋼截鐵的心腸、賽雪期霜的面孔給提回來，更打了緊板了！老夫妻看了，只是納悶，不解其所以然。張姑娘雖是耳朵裡有隨緣兒媳婦的一段話，知其所以然，又不好向公婆說起。

這個當兒，離京是一天近似一天了。安老爺一個人坐在船上，心裡暗暗的盤算，說道：「看這光景，此番到京一完了事，請他到家，他定不來；送他入廟，我斷不肯。只有合他遷延日子，且把他寄頓在也不算廟、也不算家的我家那座故園宅裡，仍叫他守著他父母的靈，也算依了他『約法三章』的話了。騰出這個工夫來，卻再作理會。只是他長久住在那裡，這其間，隨時隨事看風色趁機緣，卻是件「蟻串九曲珠」的勾當，那位張親家太太可斷了不了。」

老爺正在為難，將將船頂碼頭，不想恰好這位湊趣兒的舅太太接出來了。一進門兒，說完了話，便問何姑娘；見了何姑娘，便認作了母女。彼時在這位舅太太，是乍見了這等聰明俊俏的一個女孩兒，無父無母，又憐他又愛他；便想到自己又是膝下荒涼，無兒無女，不覺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念頭。

彼時安老爺卻不曾求到他跟前，便是安太太向他耳邊說的那句梯己，也只因為姑娘有紀府提親那件傷心的事，不願人提起，恐怕舅太太不知，囑咐他見了姑娘千萬莫問他「有人家沒人家」的這句話，是個「入門問諱」的意思。誰想姑娘一見舅太太，各人為各人的心事一陣穿插，倒正給安老爺、安太太搭上橋了！安老爺便「打倒金剛賴倒佛」，雙手把姑娘托付在舅太太身上。那舅太太這日便何玉鳳船上住下，接連著伴送他到了墳園，伴送他葬過父母。這其間，照應他的服食冷暖，料理他的鞋腳梳裝，姑娘閒來還要聽個笑話兒、古記兒、一直管裝管卸，到姑娘抱了娃娃，他作了姥姥，過了個親熱香甜！此是後話。

這正是安老爺笑吟吟不動聲色一副作英雄的手段，血淋淋出於肺腑一條養兒女的心腸，才作出這天理人情中一樁公案。卻不是拿著水心先生那等一個腳色，由著燕北閒人的性兒，怎麼掇弄怎麼轉，怎麼叫怎麼答應。列公請想，這樁套頭裏腦的事，這段含著骨頭露著肉的話，這番扯著耳朵腮動動的節目，大約除了安老爺合燕北閒人兩個心裡明鏡兒似的，此外就得讓說書的還知道個影子了。至於列公，聽這部書，也不過逢場作戲，看這部書，也不過走馬觀花。真個的，還把有用精神置之無用之地，費這閒心去刨樹搜根不成？如今說書的「從旁指點桃源路，引得漁郎來問津」，算通前後交待明白了，然後這再言歸正傳。

卻說安老爺把何玉鳳姑娘托付了舅太太之後，才得勻出精神，料理手下的事。便忙著商量分撥家人清船價、定車輛、歸箱籠、發行李，一面打發太太帶了公子合媳婦並僕婦丫鬟人等先回莊園照料，只留下舅太太、張親家老爺太太、戴勤家的、隨緣兒媳婦、花鈴兒並跟舅太太的僕婦侍婢合兩個粗使老婆子合姑娘同行，外邊留下幾個中用些的家人照料，自己便打算送姑娘隨靈。起身之後，先一步進城，到墳園料理一應事件。又計算到靈槨從通州碼頭起身，一路到西山雙鳳村，一天斷不能到，早有張進寶等在德勝關一帶預備下處，安靈住宿。那槨房裡得了准信，早把行槨預備下來。一切佈置妥當。到了那日，姑娘穿上孝服，行了告奠禮，

便合舅太太同車隨靈到德勝關住下。按下這邊不表。

卻說公子先一日跟了母親同了媳婦到家，拜過佛堂、祠堂。看了看家中風景依然，只一個張進寶管了個內外嚴肅。一家男女家人參見已畢。華嬾嬾也見過他家大奶奶，一時樂得他左看一番，右問一番，也不知怎麼親近親近奶奶才好。

閒話少敘。卻說安老爺次日送姑娘下船隨靈起身後，自己便穿城行走，先回莊園。一進二門，當院裡早預備下香燭、吉祥紙馬，老爺帶領闔家謝過天地，自己又到佛堂、祠堂磕過頭，然後進了正房。老夫妻雙雙坐下，兒媳兩旁侍立奉茶。

男女家人參見已畢，大家各各的歸著東西，伺候酒飯，來往奔忙。

老爺便向太太道：「太太，你看人生天命，安排自有一定，非分之榮，萬不可以妄求。你我受祖父餘蔭，守著這幾畝薄田、幾間房子，雖不寬餘，也還不愁凍餒。無端的官興發作，弄出這一篇離奇古怪的文章！所幸今日安穩到家，你我這幾個有限的骨肉不曾短得一個，倒多了一個，便是天祖默佑。況又完了何家姪女這場心願。我自今以後縱然終老林泉，便算榮逾台閣，我依就還課子讀書，合幾個古聖先賢時常聚聚，斷不輕舉妄動了。」太太道：「老爺這話說的很是。真這世路上的事看著實在怕人！」老夫妻帶著兒子媳婦說說笑笑，一時吃完了飯，撤去殘席。老爺便出去拜望程師爺，致謝他在家的照料。進來又把大家眾人一一看家的、行路的都叫到跟前，慰勞了一番。又問了問城裡的房子。張進寶道：「奴才進城常到宅查看，本家爺們住的很安靜，家人看的也極謹慎，請老爺放心。」老爺點了點頭，大家散去，當晚無話。

次日，老爺、太太起來，便趕早吃了飯，帶同兒子、媳婦先到他老太爺、老太太墳上行禮。然後過這邊來，看了看辦得不豐不儉，一切合宜，老爺頗為歡喜。便派人跟了公子，叫他穿上孝服，向十里外迎接何太太的靈。這裡老爺也摘了纓兒，太太也暫除首飾，張姑娘依然穿上孝服。外邊穿孝的便是戴勤、宋官兒、隨緣兒，又派了兩個粗使家人；內裡便是路上跟著姑娘的戴勤家的、隨緣兒媳婦、丫鬟花鈴兒合兩個婆子。分撥已定，安太太便叫媳婦說：「在船上也圈了一道兒了，這墳上週圍都是咱們的地方，趁著這工夫，只管帶著人開走走去。」張姑娘答應了出來。這班丫鬟僕婦等閒不得出來，又樂得跟著新大奶奶湊個趣兒，一時都跟了去，只剩下兩個粗使的婆子在這裡聽叫。安老爺、安太太這個當兒倒計議了許多緊要正事。他夫妻怎的計議，又是些甚麼話，甚麼事，說書的不曾在旁，無從交代。列公慢慢聽下去，少不得有個水落石出。暫且不表。

再整何玉鳳姑娘同舅太太、張太太在德勝關店內住了一夜，次早梳洗已畢，打了坐尖，隨有張進寶同梁材帶了大槓接了下來。姑娘只當還照昨日一樣走法，及至同舅太太坐車出來一看，但見大槓鮮明，鼓樂齊備，全分的二品執事，擺得隊伍整齊，旗幟招展。心裡說道：「我那等說，安伯父還要這等過費，豈不叫我愈多受恩愈難圖報！」一時跟了殯慢慢的前進。走到半路，舅太太便吩咐拿車的告訴頂馬。又招呼了張太太的車，都趕到頭裡一個小下處。略歇了歇，便一直奔雙鳳村而來。還不曾到得那裡，舅太太便在車裡指點著告訴姑娘道：「你看，那前面搭白棚的地方就是了。那東南上一片大房子，便是他家的莊園；西北上好些樹那裡，便是他家的墳地。我聽得說，我們姑老爺就要在他墳地的東首給你父母修墳呢。」姑娘此時除了心中感激點頭歎息之外，再無別話。

說話間，車早到了安家陽宅。後面的跟車一輛輛搶到頭裡去，預備服侍下車。一時，把車拉進大門，早有安老爺迎著問了問昨日住店的光景。舅太太道：「好哇！姑娘真聽說，叫吃就吃，敢則城裡頭的孩兒，長這麼大，頭一回才嘗著甜漿粥、炸糕、油炸果，倒很愛吃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就叫作『親不親故鄉人，美不美故鄉水』了。」

一時，張太太也下了車，因腳壓麻了，站了會子才一同進來。安太太合媳婦也接出來。姑娘正在見著，又見一群穿孝的男女迎接，內中除了宋官兒一個，餘者多不認識。姑娘同著眾人進了棚，從月台西首繞上去，見迎門安著供桌，門上掛著雲幔，早有一口靈偏東些停在那裡。姑娘此時一則乍到故土，所見的都合外省那排場兒兩樣；再也是拘於禮法，謹飭過去了不免矜持，他一時矜住了，想不到便是父親的靈位。將要問說：「怎麼母親的靈倒先到了？」不曾問得出口，安老爺站在旁邊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尊翁的靈在此，還不下拜！」一句話提醒了姑娘，那裡還顧得及行禮，撲上前去便放聲大哭，大家從旁勸了良久，才得勸住，還是抽噎不止。隨即細看了看那口材，一重重漆的十分嚴密，光可鑿人，自是放心。想起安老爺這等辦得週到，卻又添了一層過意不去。

大家歇了沒多時，早見隨緣兒跑在頭裡來，說道：「快了！」

安老爺便接了出去。姑娘跪在東間朝外望著，但見一對對儀仗，一雙雙鼓手，進門都排列兩邊。少時鴉雀無聲，只聽得一雙響尺，當！當！打得迸脆，引了他母親那口靈進來。安公子穿了一身孝緊跟在靈前，雖然抵不得一個孝子，卻也頗像半個孝子。立時安好了位，大家無非是祭奠進禮，姑娘無非是痛切含悲，不必再贅。

諸事已畢，姑娘站起身來，便向安老爺、安太太道：「我何玉鳳不想我父母竟有今日，更不想我自己仍返故鄉。這都是伯父、伯母的成全，姪女兒除磕頭之外再無一字可說了。只是伯父母辦得未免過費，如今斷不可過於耽延，或三日，或五日，便求伯父想著我青雲山莊的那三句話，將我父母早些入土，我也得早一日去了我的事，免得伯父母再為我勞神費力。」因又望著舅太太道：「我這娘路上已許下在廟里長遠伴我，伯父母更可放心，倘蒙伯父始終成全，我何玉鳳縱然今世不能報你的恩情，來世定來作你的兒女！」說著，便拜了下去。

安老爺看這光景，心裡先說道：「來了，我早就料著你有這把神沙！」因合太太連忙把他攙起來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這個禮、這番話，都多餘。你我兩家的交情，前番已談過，這都是情理當然，此時不須煩瑣。只是依你說停三日五日，未免簡略。如今也照你在山裡的樣子，停放七天。講到安葬，化者入土為安，自然早一日好一日。我向來卻從不信陰陽風水這些講究；但是為老人家的事情，你作兒女的卻不可存一番慎重，須得請個人看看，聽他說定那天便是那天。至你那三句話，我既合你靈前設誓，絕不食言。但是要找這座廟，既須個近便所在，又得個清淨道場，斷非十日八日可成，少也得一月兩月，甚至三月半年都難預定。總之無論怎樣，我一定還你個香火不斷的地方就是了。姑娘，你道如何？」姑娘聽這話說的層層有理，再不想大遠的從德州熬了這麼一個乾脆的招兒來，才使出來就乏了；無法，只好等那風水來看了再講。

當下大家一連勞碌了幾日，晚飯已罷，便也分頭安置。安老爺仍同了眷屬回家，姑娘便同原來的一行上下人等在此住下，外間只有張老同了派定的家人照應。從這日起，也作了幾日好事，也燒了些個冥資，所喜的是何家無多親友來往，便是安老爺的親友本家，也因尚不知安老爺攜眷回京的消息，都不曾來，倒落得少了許多應酬，可以安心作事。

卻說次日安老爺夫妻正在裡面合姑娘閒談，只見人回：「請的風水端木二爺來了。」原來這風水複姓端木，名渙，表字仲興，他家世代相傳，專門精通《周易》河洛地理，安老爺家這塊墳地就是他乃翁在日看定的。他合安府上也算個世交，稱安老爺作「世叔」。因此安老爺請他來給何協戎夫婦點穴，就定規安葬日子。老爺有心叫姑娘聽個底細，便把那風水請到棚裡靠前窗一張桌兒邊坐下。姑娘盼得風水來了，也正要聽他定在幾時。

只聽一時請了進來。那風水合安老爺講禮已畢，便問說：「世叔幾時到京？竟不曉得，更不知府上有事。怎的也不見賜一信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並非舍間的事，卻是位至契好友。因他家現無男丁，所以就在荒塋代他料理，並且就要在這塋地的東首擇地安葬。就請看一看，定個葬期，愈早愈好。」那風水先說道：「無論怎樣早，今年是斷不能的了。寶塋便是家君定的，記得這山向是子午兼三的正向，今年三煞在南，如何動得！」安老爺道：「世兄，你是曉得，我向來不解青烏之術，如果無大妨礙，我這個好友既然百歲歸居，還以早葬為是。」那風水道：「這卻不好遷就。等小姪兒過去安了盤子，拉了中線，看了再定規罷。」安老爺因為自己是個父輩相交，便叫公子陪過去，說聲：「恕不奉陪了。」便在棚裡坐候。

姑娘這個當兒聽著今年下不得葬，先就有些不願意了，呆呆的坐著。良久良久，才聽得那個風水過來，進門就說道：「方才看了看，東首這塊地，東西辛甲分金上，倒是上好上好的一個結穴，此外安葬，按那龍脈正自震方而來，定主宗祧延綿。只是一山無二向，本年不惟三煞有礙。而且大將軍正在明堂，安葬是斷斷不可的。明年正、二、三月，木氣正旺於東，這塊地正是主塋的青龍

方，更不好動；四、五、六月，月建都吉，只『巳午』兩個字又正合太世叔、孀母的化命，亥子一衝；六月建未，明年太歲在未，書云：『一物一太極，物物一太極。』雖說月支與年支無礙，究竟不可不避；七、八兩月，恰恰的與現在的化命逢著穿害；九月上半月，不得安葬吉日，下半月一交『土王用事』，禁土了；只有明年十月最好，安葬吉期，上下半月都容易選擇。到那時，聽憑世叔吩咐再定就是了。」

安老爺一聽，自己心裡先道：「這算得『無巧不成書』了。要不這樣，怎麼耗的過姑娘滿一年的服呢！要不耗到他滿服，我們家怎麼娶他呢！」當下心中大喜，卻故意的盡了那風水幾句。風水道：「世叔是最高明不過的，這塊地當日便是家嚴效的勞，小姪怎敢另生他議？況且『陰陽怕懵懂』，這句話不說破也就罷了，小姪既看出來，萬萬不敢相欺，此中絲毫不可遷就。」說著，提起筆來便把這話寫了一篇，又寒暄了幾句，領茶而去。這番話姑娘在屋裡聽了個遍清，算省了安老爺的唇舌了。

安老爺送那風水走後，便手裡拿著那篇子東西，一步步踱了進來，向姑娘道：「姑娘聽明白不曾？偏又有許多講究，這怎麼樣呢？」姑娘也無心看那篇子東西，只望了舅太太發怔。卻不知這舅太太實在算得姑娘知疼著熱的一位乾娘，無奈他又作了安府上傳消息的一個細作。自從他合姑娘認了母女之後，在船上那幾天，安太太早把這事告訴了他個澈底澄清，難道把他極愛的一個乾女兒給他最疼的一個外甥兒，他還有甚麼不願意的不成？他見姑娘望著他發怔，可就搭上岔兒了。

他說道：「我這裡倒有個主意，姑老爺、姑太太聽聽使得使得：你們方才講的那些甚麼子午卯酉，我可全不懂。要說忙著安葬，果然於太爺、老太太墳上有甚麼防礙，無論我們姑娘此時心裡怎樣著急，他也斷不肯忙在一時。講到他要住廟，原不過為近著他父母的墳。哪如今既安不得葬，在這裡住著，守著棺材，不比墳更近嗎？再講這個地方兒，內裡就是我們娘兒們上下幾個人，外頭就止張親家老爺合看墳的，又合廟裡差甚麼呢？莫若我們只管在這裡住著，姑老爺一面在外頭上緊的給我們找廟，一天找不著，我們在這裡住一天，一年找不著，我們在這裡住一年，要趕到人家滿了孝，姑老爺這廟還找不出來，那個就對不起人家孩子了！姑老爺、姑太太要怕我住長了費了你家的老米，慢講我一個人兒，連我們姑娘合張親家，我那點兒絕戶家產供給個十年八年還巴結的起！」他說著，便望著姑娘道：「是不是，姑娘？」回頭又向著安老爺夫妻道：「你們二位想著怎麼樣罷？」

安老爺忙說：「如果有一年的工夫，縱然找不出廟來，我蓋也給他蓋一座了。至於姐姐在這裡住著，也是替我們分心招護姑娘，些須小費何須掛齒！我自有道理。」安太太也說：「要能這樣，一動不如一靜，倒也罷了。可不知姑娘心裡怎樣？」

姑娘還未及開言，張太太的話也來了，說：「這麼著好哇！可是我們親家太太說的一個甚麼『一秤不抵一秤』的。你看，在這地方兒住下，等開了春兒，滿地的高糧穀子，蠅蠅兒蚱蚱，坐在那樹蔭兒底下看個青兒，才是怪好兒的呢！」說的大家大笑，連張姑娘也忍不住笑的扶著桌子亂顫。玉鳳姑娘此時被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說的心裡亂舞鶯花，笑也顧不及了，細想了想，這事不但無法，而且有理，料是一不扭眾，只得點頭依允，說：「也只好如此。」安老爺滿心歡喜，心裡暗道：「天哪，可夠了我的了！只他這五個字，這事便有了五分拿手。」

話休絮煩。轉眼之間到了七日封靈，何玉鳳合舅太太便搬在西廂房裡間，張太太帶了戴嬪嬪合兩個丫頭便住在外間，隨緣兒媳婦、舅太太的下人住了東廂房。安太太又在下房裡給姑娘安了個小廚房。外面只有張老同戴勤、宋官兒合安家看墳的照料。內外住了個嚴密。又把「安家陽宅」暫作了一個「何姑禪院」！這都是那燕北閒人的無中生有的營生，便有這位安水心先生治他周規折矩的辦理。

卻說七日之後，安老爺夫妻把那邊安頓妥貼，才得回家料理自己的家務。便有許多親友本家都來拜望，老爺一一的款待，卻扶了一個小僮只推因腿疾告歸，暫且不及答拜。一面又遣公子進城，持貼謝步。公子也有一班世交相好少年請酒接風，接連不止忙了一日，才得消停。老爺得些閒空，便先打發了鄧九公的來人，又給他父女帶去些人事。把何姑娘那張彈弓仍交給媳婦屋裡懸掛，又叫太太向何姑娘衣箱裡把公子那塊硯台尋出來，擦洗乾淨，嚴密收藏，就把姑娘合張太太的衣箱差人送過去。那頭烏雲蓋雪的驢兒便交給華忠，叫他好生喂養，說：「這是我將來無事玩水遊山的一個好腳力。」

那時不空和尚的二千頭借款早已歸清。老爺通盤算了一算，此行不曾要得地方一文，倒有公子帶去的八千金，烏克齋贈的萬金，連沿途在家門生故舊的義助，不下兩萬餘金。除了賠項盤纏，還剩萬餘金在囊，辦何姑娘這樁事，無論怎樣鋪排也用不了。便合太太商議道：「何姑娘這樁事，你我費了無限精神，才得略有眉目。我算著將來辦起事來，也不過收拾房子、添補頭面衣服、辦理鼓樂彩轎、預備酒席這幾件事。房子我已有了辦法。」太太道：「還要房子作甚麼？那邊盡辦開了。趕到過來，難道不叫他三口兒一處住嗎？」老爺道：「豈有不叫他們一處之理！自然兩個人就在他那屋裡分東西間住。你只想張姑娘過門的時候，租個公館還要勻在兩處，成個一婚一姻，如今自然也得給他安起個家來。至於他說的那座廟，我倒底要找還給他，才圓得上那句話。這事須得如此如此辦法，才免得他夜長夢多，又生枝葉。」

太太聽了大喜，說：「既這樣，那衣服頭面更容易了。我本說到了京給張姑娘添補些簪環衣飾，只算是給他弄的。再說還有老太太的許多顏色衣服，他舅母前日也提起他那裡還有些頭面，勻著使，所添也有限了。到了轎子，一切臨期好說的。倒是這句話得合咱們這個媳婦先說一聲才是，這是他們屋裡百年相處的事。」老爺道：「太太這話很是。」

說著，便把媳婦叫來，把這話從褚大娘子提親起，以至現在的計較日後的辦法，告訴了他一遍。只見他聽完這話，便跪下先給公婆磕了兩個頭，起來說道：「如果這樣，不是公婆疼玉鳳姐姐，竟是公婆疼我。公婆請想，玉鳳姐姐救了我兩家性命，在公婆現在這番情義，已就算報過他來了，只是媳婦合我父母生怎的答報！至於他給媳婦聯姻這樁事，且莫講投著這樣的公婆，配著這樣的夫婿，就他當日那番用心，也實在令人可感。所以媳婦時刻想著要打斷了他這段住廟的念頭，無論怎樣也要照他當日成全媳婦的那番用心，給他作成這樁好事。只是回家來不曾滿停得一日，不好冒冒失失的告稟公婆。如今公婆商量的這等妥當嚴密，真是竟想不到。便是玉鳳姐姐難得說話，俗語說的『鐵打房樑磨繡針』，功到自然成。眼前還有大半年的光景，再說還有舅母在那邊，大約沒個磨不成的。——這其間卻有一關頗頗的難過，倒得設個法子才好。」

老爺、太太忙問：「除這位姑娘的難說話，還有甚麼難處？」

張姑娘低聲笑道：「媳婦所說難過的這關，便是我家玉郎。公婆再想不到拿著玉鳳姐姐那樣的『窈窕淑女』，玉郎他竟不肯『君子好逑』！」老爺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張姑娘回道：「據媳婦看著，一來是感他的恩義，見公婆尚且這等重他，自己便不敢有一毫簡褻，卻是番體父母的心；二則，他合媳婦雖是過的未久，彼此相敬如賓，聽他那口氣，大約今生別無苟且妄想，又是番重倫常的心。總之，是個自愛的心。也搭著他實在有點兒怕人家。有一天媳婦偶然忤了他一句，就惹得他講了一篇大道理，數落了媳婦一場。」

張姑娘這話還沒說完，老爺道：「你理他呢！等我吩咐他。」

太太道：「老爺，看不得咱們那個孩子，可有這種牛心的地方兒。」張姑娘便接著回道：「媳婦也正為此。是說父母之命他不敢不從，設或他一時固執起來，也合公公背上一套聖經賢傳，倒不好處。莫若容媳婦設個法兒，先徹底澄清把他說個心肯意肯，不叫這樁事有一絲牽強，也不枉了公婆這片慈恩，媳婦這番答報。那時仗鄧九公的作合，成就玉鳳姐姐這段良緣，豈不是好？」

安老爺夫妻聽了，心下大喜，同聲說：「好！」安老爺便點頭贊道：「難得！難得！賢哉媳婦！這要遇見個糊塗庸鄙的女流，只怕這番話說不成，我兩位老人家還要碰你個老大的釘子呢！」因合太太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我兩個便學個不癡不聾的阿姑阿翁，好讓他三人得親順親，去為人為子，此事不必再提。」當下爺兒三個計議已定，便分頭各人幹各人的事。

安老爺又明明白白親自寫了一封請媒的信，預先通知鄧九公。

話休煩瑣。卻說張金鳳過了些天，到了臨近，見公婆諸事安排已有就緒，才打算把這樁事告訴明白公子。又想到若就是這等老老實實的合他說，一定又招他一套四方話。思索良久，得了主意，不覺喜上眉梢。

恰好這日安公子到他進學的老師莫友士先生那裡拜壽。

原來這莫友士先生在南書房行走，便在海淀翰林花園住，因此這日公子回家尚早。到家見過父母，便回到自己屋裡來。張姑娘見他面帶春色，像飲了兩杯，站起身來，不則一聲，依然垂頭坐下。便有華嬾嬾帶了僕婦丫鬟上來服侍。公子忙忙的換了衣裳，坐定一看，只見張姑娘兩隻眼睛揉得紅紅兒的，滿臉怒容，坐在那裡，心裡詫異道：「我往日歸來，他總是悅色和容，有說有笑，從不像今日這般光景，這卻為何？」不禁搭訕著問了一句說：「我今日一天不在家，你在家裡作甚麼來著？」他道：「問我麼？我在家裡作夢！」公子道：「好端端大清白日，怎麼作起夢來？夢見甚麼？可是夢見我？」他道：「倒被你一句就猜著了，正是夢見你！我夢見你娶了何玉鳳姑娘，卻瞞得我好！」

公子道：「喲！喲！這就無怪其然你把個小臉兒繃的單皮鼓也似的了，原來為這樁事！我勸你快快不必動這閒氣，這是夢！」他道：「我從不會這麼胡夢顛倒！想是你心裡有這個念頭，我夢裡才有這樁奇事。論這樁事，我也曾合你說過，還不曾說得三句，倒惹得你道學先生講《四書》似的合我叨叨了那麼一大篇子，我這個傻心腸兒的就信以為真了。怎麼今日之下你自己忽然起了這個念頭，倒苦苦的瞞起我來？」說著，似笑非笑對著公子呆呆的瞅著。

公子見他波臉如嬌花含笑，倩語如好鳥弄晴，不禁也笑嘻嘻的道：「你又來冤枉人了！你我從患難中作合良緣，名分叫作夫妻，情分過於兄妹。《毛詩》有云：『甘與子同夢。』我就作個夢兒，也要與你合意同心，無論何事豈有瞞你的道理？」

他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我可不信你這假惺惺兒了！就止嘴裡說的好聽，只怕見了姐姐就忘了妹妹了，有了恩愛夫妻也不顧患難夫妻了！」公子道：「你這話那裡說起？」他道：「那裡說起？就從昨日夜裡說起。你如果沒這心事，昨夜怎麼好端端的說夢話，會叫起人家來了？真個的，這麼大人咧，還賴說是睡婆婆叫的不成？」

張姑娘這句話，公子倒有些自己猶疑。何也呢？一個人要吃多了，咬牙、放屁、說夢話，這三樁事可保不齊沒有，還帶著自己真會連影兒不知道。他便心想：「或者偶然睡裡模模糊糊夢見當日能仁寺的情由，叫出口來，也定不得。」便連忙問了一句，說：「我叫誰來著？」張姑娘道：「你叫的是何姑娘，叫的還是『我那有情有義的十三妹姐姐』呢！」公子當著一屋子的丫鬟僕婦，滿臉不好意思，搖著頭道：「荒唐！荒唐！你奚落我也罷了，那何玉鳳姐姐待你也不算薄，怎生的這等輕薄起他來？」張姑娘道：「你夢裡輕薄他使得，我說一聲兒就錯了？要你護在頭裡，倒是我荒唐了？」公子道：「益發荒唐之至！此所謂既荒且唐，荒乎其唐，無一而不荒唐者也！」

說到這裡，恰好丫鬟點上燈來，放在炕桌上。張金鳳姑娘便一隻胳膊斜靠著桌兒，臉近了燈前，笑道：「你果然愛他，我卻也愛他，況且這句話我也說過。莫若真個把他娶過來罷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公子道：「可了不得了！這個人今日大概是多飲了幾杯，有些醉了！」他道：「我倒是在這裡『醒眼觀醉眼』，只怕你倒有些『酒不醉人人自醉』那句的下句兒罷！」

公子聽了這話，心下有些不悅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我向來相憐相愛，相敬如賓，就說閨房之中甚於畫眉，也要有個分寸，怎生這等的亂談起來！況且，那何玉鳳姐姐救了你我兩人性命，便是救了你我父母的性命，父母尚且把他作珍寶般愛惜，天人般敬重！又何況人家現在立志出家，他也是為他的父母起見！無論你這等作踐他，大傷忠厚。這話倘被父母聽見，管取大大的教訓一場，我看你那時顏面何在！」張姑娘道：「你們作事瞞得我風雨不透，我好意體貼你，怎麼倒體貼得不耐煩了呢？況且，你知道他是立志出家，我只知道他『家』字這邊兒還得加上個『女』字旁兒，是立志出『嫁』，也沒甚麼作踐他的去處呀！」公子道：「你不要真是在這裡作夢呢罷？不然那裡來這些無影無形的夢話！」

張姑娘含著笑，皺著眉，把兩隻小腳兒點的腳踏兒哆哆嗦的亂響，說：「聽聽，你把媒人都求下了，怎麼還瞞我，倒說我是無影無形的夢話呢？」公子見他這樣子說的竟不像頑話，忙正色道：「媒人是誰？我怎麼求的？」張姑娘道：「媒人是舅母。初一那一天，舅母過來拜佛，你瞞了我的舅母，有這事沒有？」公子聽了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說是夢話，不想果是夢話！那日舅母過來，我閒話裡提起玉鳳姐姐，舅母說：『我這個乾女兒都好，就只總忘不了他那進廟的念頭。』我便說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這是人生大禮。那男子無端的棄了五倫去當和尚，本就非聖賢的道理，何況女子！拿他這等一個人，果然出了家，佛門中未必添一個護法的大菩薩，人世上倒短一個持家的好媳婦。舅母既這等疼他，何不勸他歇了這個念頭，再合父母商量商量，給他說一個修德人家讀書種子，倒是場大功德。……』」

張姑娘不容他說完，便道：「如何？如何？我說我聽見的這話，斷不是無因！我只請教，他佛門中添個大菩薩不添個大菩薩與你何干？人世上短一個好媳婦不短個好媳婦又與你何干？你說的那修德之家，難道咱們家還算不得個德門？豈不是暗指咱們家麼！你說的那讀書種子，難道你還算不得個唸書的？豈不是意在你自己嗎！況且好端端舅母並不曾合你提起他來，你又去問他作甚麼？替他求那些人情作甚麼？你倒說說我聽！」

公子被他問的張口結舌，面紅過耳，坐在那裡只管發怔。

怔了半晌，忽然的省悟過來，說道：「哦，是了！我這才明白了！這一定是那天我合舅母說話的時候，不知那個丫頭女人在跟前聽見，沒的在大奶奶跟前獻勤兒了，來搬弄這場是非。你我好家居，此風斷不可長！等我明日查出來，一定回明母親，將那人重重責罰一頓板子！便是你，此後也切切不可受這班小人的愚弄！」

張姑娘道：「好沒意思！你我屋裡說頑兒話，怎麼驚動起老人家來了？你且莫著惱，也不用著這等發急，咱們好商量。假如我此刻便求了父母，把他娶過來，你不要？」公子只是腹內尋思那傳話人是誰，默默不答。張姑娘又問：「到底要不要？說話呀！」公子道：「你今日怎麼這等頑皮德賴起來？我不要！」張姑娘道：「你為甚麼不要？說個道理出來我聽聽。」

公子道：「你問道理，我就還你個道理。且無論我受了何玉鳳姐姐那等大恩，不可生此妄想，便是我家祖訓，非年過五十無子，尚且不得納妾，何況這停妻再娶的勾當。我安龍媒也還粗粗的讀過幾卷聖賢經書，也還頗頗的受過幾句父母教訓，如何肯作！便算我年輕，把持不定，父母也斷斷不肯。你不要看我作合的時節父親那等寬容，事有經權，不可執一而論，惹老人家煩惱。就講到你我，也難得浩劫之中成就這段美滿姻緣，便是廝守百年，也不過電光石火，怎說道再添個人來分了你我的恩愛！你道我說的可是天理人情的實話？」

張姑娘道：「噯喲！又招了你這麼一車書！你不要就罷，等娶了來我留下！」公子冷笑道：「你要他何用？」張姑娘道：「你莫管！我把他就當個活長生祿位牌兒供著，我天天兒合他一同侍奉公婆，同起同臥，同說同笑，就只不准你親近他。你瞞得我好，我也瞞得你好。那時候我看你生氣不生氣！」公子越聽這話越加可疑，便道：「究竟不知誰無端的造我這番黑白，其中一定還有些無根之談，這事卻不是當耍的！」張姑娘道：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有憑有據，怎麼說是無根之談呢？」

公子道：「不信你竟有甚麼憑據，拿憑據來我看？」張姑娘聽了，不則一聲，站起身來走到外間，便向大櫃裡取出個大長的錦匣兒來，向他懷裡一送，說：「請看！」

公子打開一看，卻是簇新新的一分龍鳳庚帖，從那帖套裡抽出來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原來自己同何玉鳳的姓氏、年歲、生辰並那嫁娶的吉日，都開在上面，不覺十分詫異，說道：「這，這，這是怎的一樁事？我莫不是在此作夢？」張姑娘道：「我原說作夢，你只不信。如今是夢非夢，連我也不得明白了。等你夢中叫的那個有情有義的玉鳳姐姐來了。你問他一聲兒看。」

公子只急得抓耳撓腮，悶了半日，忽然的跳下炕來，對著張金鳳深深打了一躬，說道：「今日算被你把我帶進八卦陣、九巖山去，我再轉，轉不明白。倒是求你快說明白了罷！」

張姑娘不覺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也奈何得你夠了！你且坐下，聽我慢慢的講。」這才把這樁事從頭至尾並其中的委宛周折，詳細向他告訴了一遍。

公子一想，既是父母之命，又是媒妁之言，況又有舅母從中成全，賢妻這般作合，還甚麼不肯的去處？便樂得他無話可說，只

望著張姑娘呵呵的傻笑。張姑娘料他再無別說了，便問他道：「如今我倒要請教，到底是要他呢，還是不要他呢？」

公子笑道：「他果然『既來之，則安之』，我也只得『因居之安，則資之深；資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源』了。依然逃不出我這幾句聖經賢傳！」張金鳳聽了，倒羞得兩頰微紅，不覺的輕輕啐了他一口，便作了這回書的結扣。這正是：

牽牛暗被天孫笑，別向銀河渡鵲橋。

要知那何玉鳳究竟是出「家」呵是出「嫁」，下回書交代。